

萬載縣志卷之十六

萬載縣知縣汪元采



雜著

昔賢著作雖一時因事揮毫而匠心運巧莫非摘
奇探幽猶風雷激而為聲雲霞蒸而為色有不可
掩沒者但為類雜出不勝分門非有關此中人地
與名公手筆不得多錄故於詩文後彙之卷終標
曰雜著青蓮云陵顏海竭文或不朽豈非不朽盛
事哉

賦說傳跋自題解表引議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萬載縣賦

限間闕無事吏多閒賦
稅早完人自勸十四韻

汪元采

邑令

邑稱康樂境接衡廬隸乎豫章之郡分乎斗牛之墟
在吳有陽樂之號在唐為鍾傳之閭南唐則屬高安
而為筠州之邑趙宋則入安成而貢袁郡之精楚吳
頭而壓楚尾諮耆老而考成書此建置沿革之大都
豈附會傳說之或虛其疆域則南為宜春北為銅鼓
東為上高西為瀏陽分宜則南東相錯新昌則西北
相兼問道里則西北為足計百二十里問縣治則東
南為首編二十四都曰安仁集賢興仁福壽明德文
昌興賢建安等計十三坊統之而為在城之二隅曰

懷舊萬載進城歐桂東西總爲五鄉分之而爲在鄉
一百四岓其形勝則羣山疊翠一水縈紆岡巒則起
伏輻輳而互相聯屬溪澗則曲折分合而競相奔趨
人家在巖谷之間無開陽十里之沃壤道路在松杉
之頂有逼仄咫尺之窮途其峯巒則有龍山之宛委
咧巍而來自衡霍鵝峯之聳拔軒舉而別饒翡翠筆
架廻瀾而有狀元之識巨羅吹響而駭馮彝之戲石
筍嶙峋儼龍雛之出穴而解籜干霄水晶光潔似鮫
人之渡海而炫奇列肆湯周以煉丹而見稱黃皮以
證道而並誌太陽山得羲和之照臨月光庵闡馬祖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

之立秘銀山無銀而擅富有之名鉄山産鉄而置巡
視之吏或鷄籠鶴嶺牛山獅子非狀其勢之奔騰卽
肖其形之展翅至若雲樓月臺紫蓋白塔五雷九龍
之各擅其名要皆峯巒盤旋窅兀光怪陸離而
得竝傳其異其石則有丹井長封石鍋自燧麻鞋印
跡而長憶神仙讀書遺硯而寶闕亂治竹溪之宅石
號桺花硃砂之岡石如赤幟劍一試而蹟尚不磨鐘
疊扣而聲猶可悸蠡山之石類拱立而待耦耕龍岫
之石似售鹽而擁厚利

石人生砂旁如響鹽
之狀掃之他日後積

叟有若

佛者仙若坐若侍若太士之化身若羅漢之袒臂若

巨鰲之激浪溯流而揚其鬣翹若羣牯之渡河出沒而露其脊鼻別有若鐘若爐若硯若筆爐則煙霞長護硯則筆墨俱備

石硯之上有墨一條筆橫其旁岩澗注之四時墨潤

金龜之

長納其息石燕則聿昭其瑞若走者若伏者若迴顧者似羊牧而盈山有白色有青色有蒼黃色疑星隕而入地蹲于田者酷似蝦蟆馳於岡者雄爲騏驎公乎私乎人皆過而致其問牝耶牡耶我欲追而鞍其轡無一物之不極其畢肖無一石之不盡其妙致學米芾而拜之不勝其匍匐之勞乞秦政而鞭之恐于夫造物之忌其洞則有竹山虛殿銀洞槃塢雲峰洞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三

本蛟宮王居水合龍河周公植松篁而蒼鬱觀音立蓮葉而婆娑或奇峭似巨靈之初闢而仍畱斧鑿或滑澤爲神龍之老窟而不待琢磨華蓋覆瑋淥之寶瓔珠垂風月之蘿地勝不疑恠魅路盤恰似海螺泉向隙中流出而不見其竭雲從岫外歸來而不礙其多乃有石漿石乳石鯨石鼉又有石仙石佛石竈石鍋玉女侍立而姿態綽約石隱踞坐而鬚髮皤皤此固見天地之妙合而亦徵宇宙之含和其水則分二源合會一彎西北之湖爲金鐘東南之洞曰竹山一則隨龍山而蜿蜒若帶一則合白沙而迴抱如環康

樂紀名賢之遊覽涂泉有神物之往還晝夜不舍鼓浪於春雷之後江山多勝澄鮮於秋月之間出峽穿林而爲瞿塘灩澦緣山觸石而爲激湍潺湲靜碧炤胡僧之眼寒煙凝洛女之鬟他若聖井劔池乃因仙釋而紀其靈巽野豬魚鱗則怯灘石而狀其真頑駕一葉之扁舟經百折之險巒入賦壯遊而多誇勝覽我歷艱難而惟切痼瘵其橋梁則有藍田白良雲峯潭埠蓮溪花橋錦江竹渡且有康樂平安永安萬歲之佳名以及再思萬古普安永寧之鞏固雖其間之廢墜不常而此邦之修葺如故或鳴珂珮玉而繼前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四

微或醪金解佩而便行路或繩祖德於雲仍或揚夫志於遲暮或象錙銖而成西江或肯堂構而葺南圃視鄭人之濟洧覺前規之猶隘鑿宋郊之渡蟻宜後昆之克裕其勝蹟則有八景堪描多江可濟瀾觀泮沼而迴雪臥周湯而霽石葢浮雲而姹紫坤山返照而綺麗玉柱挺青陽之故宅小嶺洽樵歌之夙契龍清曉而河可渡鵝矗立而鼻可繫別有翠巖蘿壁竹溪六逸之幽居石竈丹臺方外九仙之宅第劉長者之芳躅城師習鑿齒之墨池可礪其田惟山厥種惟稻其土惟瘠厥憂惟槁構滄濬於青岑膏澤待乎蒼

吳木則有梓桐杉栢樟榆栗棗隄柳絲垂夫瓔珞石
榴子結乎瑪瑙花則有茶荷梅菊草則有芝蘭蘋藻
或天艷而取容或芬芳而見葆或暢逸興於溪山或
結靈根於蓬島總不若松竹之長翠於春秋而樛櫟
之得全夫壽考其禽獸則有燕鶯鳩鵲鸛鷺鳧鶉非
其飲啄而依幽谷卽快翱翔而謀芳園與夫箭豬角
鹿狡兔通猿竊其窟穴而所在多有狀其種類而爲
徒寔繁清怨出林而旅人太息淒聲入夢而婺婦煩
冤魚則瑣尾纖鱗自泳游于苕菜青鱧赤鯉惟蓄養
于花郵待舉網於賓客佐七箸于饗食蟲則有龜蛇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五

冬蟄蟻蝶春翻蚓自鳴高而吹笛螳每挾怒而當轍
蜂放衙於花塢蟻爲國于槐根莫不遂生復性而各
應候返蒐粵稽人物則有奇勳懋績孝子忠臣廖洪
進廬墓而感召異類龍觀察抗節而敢犯逆鱗化書
理訓紀青陽之著作青蛇黃鳥表易節之肫誠葉世
美之居官一味噢咻而清淨不擾楊永寧之居家三
世濟美而忠孝傳薪宋良佐有海運中宮之疏龍士
通樂豆腐青菜之貧忍一言退一步宋良弼之格言
足法揀一官易數命張世良之丹筆回春蒞官循良
制行孝友則稱彭澄龍駿立朝蹇諤折獄平允則稱

司寇郭瑄贈金完破鏡則稱郭彥明之隱德單騎靖
亂寇則稱郭時望之忠純安貧力學環堵子之漫言
娓娓秉憲循理張以仁之丰度恂恂懋行清標宋良
輔之青氈如舊綏燹靖寇彭自新之偉業難泯罷採
石葺樣金張壁之直言骨鯁論寇黨釋戈甲李瓊之
碩望稜峒寵辱不驚則龍允中之奉公不倦狷介自
好則龍恒玉之處困若伸王試勲防守龍門攝宰蔡
縣與龍海蜃之修城設備賑恤災傷皆係文武足備
譚經濟課菽螢窻莫安雉堞與辛金貴之招撫投誠
清復荒賦允爲才學兼醇其他孝友徵於無間才猷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六

施於有政或韓潮蘓海作多士之儀型或召父杜母
繫邦人之歌詠者固已垂名竹帛不啻肖像麒麟至
於學海探珠騷壇樹幟之流莫不膾炙人口扶掖人
倫旁及臨池染翰亦莫不鍾玉米蔡篆隸漢秦別有
香閨弱質烈婦幽貞或茹荼而飲藥或取義而捐生
莫不心堅金石節竝松筠要皆秉山川之秀氣而挺
爲天壤之偉人其風俗則好儉而嗇安貧而瘁瘁則
善心生嗇則營謀備士則攻學而知廉耻農則力田
而戒遊戲無倚門獻笑之風情鮮服賈經營之厚利
惟賦稅之及時幸閭閻之無事考昔賢之所稱述尚

猶慕其遺風驗今日之所躬逢豈不臻夫大治爰爲
之辭以誌其瑞辭曰維

聖治之際夫中天兮皇極懋建茲康城之僻在南服兮
屆無弗遠復當年康樂之遺風兮賦稅早完而民各
自勸昌黎謝表曰州小地狹賦稅及時民淳吏循閭閻無事今庚戌辛亥壬子三年錢糧歲內全完
溯唐虞熙皞之治兮先後同揆而若符左券爰拜手
而颺言兮並頓首而靖獻

原著

賦

瞻思堂賦 并序

徐一唯

余讀七篇書至端木公築室於塲獨居三年事嘗
撫卷曰賜於尼父心喪者也尚依依不舍如是况
親喪固所自盡者乎近世學者徒執漢儒廬墓非
中之說遂未免頰齒頰視此事若有所託而逃之
不知事固依乎中庸猶當觀其誠偽洵根極於一
念之誠則古人友于兄弟者固有以身代之以痛
分之者矣又安得以廬父母之墓者爲迂耶余令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茲邦三易歲曆矣採風問俗令有責焉龍生以仁
孝行久勒闔邑口碑值公暇披閱瞻思堂之集玩
諸名公載筆之章則龍生之瞻思誠所謂常日在
之中心藏之者也車溪之廬誠身與之依而神與
之游矣龍生賢矣哉因託意命詞作爲茲賦以附
風人之旨而事之印證固反之此心而自得云
夫何怙恃之蚤逝兮方週期而予遺製芟荷之無從
兮誠弱質之易迷長夜徂以難旦兮慨甯氏之栖栖
倚北極以延佇兮慕梁公之與歸悼嚴慈之不復起
兮歎此離幸有母姨可以想像兮刻木者誰盼彼車

溪兮若天漢之流澌有岡可眠兮寔窳者其在茲諫
天路之豈遐兮不可階而升隨感四序之迭運兮惟
野圃之漭其雖予懷之弗渝兮知造次之必於是參
曾養哲兮羊棗之不忍嗜親未及養兮徒絕粒以興
悲築室於塲兮賜慕師尼昊天罔極兮舍親之丘墓
何依景曜末照兮苦奔獸之疾趨岸谷岑蓼兮聽蟋
蟀之鳴時少發憤於下帷兮念書香之不可墮畢業
於採芹兮何皇於衡門之棲遲誦梁甫之吟兮九野
纍纍笑荷插之過兮埋也何爲奄大塊之飄塵兮駟
馬未追冥宮之難再啓兮孰視靈衣有墓可廬兮踐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九

履不遺思親而不見兮見親之壤卽若與親而相依
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彼庸蠅飛而蚊聚寄光景於逆
旅兮顧堂與於薜荔視榮華於朝露兮繚蓬寶於辛
夷嗟夫邈無內顧兮荆于寡妻牛眠迤透兮以續以
似檄諭褒嘉兮帝命且至天理之在人心兮孝子永
錫爾類

綠筠清室賦

陳

瑚 邑人

有斐若人棲遲林麓龍江之東塢溪之曲種猗猗之
綠筠護渠渠之夏屋操挺持以高世姿瀟洒以拔俗
簷飄翠羽堦森碧玉清標靄於瀟湘景致儼乎其澳

觀夫臨曲檻俯清流色侵雲漢影動漣漪蒼雲夏集
綠霧朝霏蕭蕭雨沐裊裊風披露鶴長鳴秋蟬獨嘶
金玉間作笙竽疊吹苦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飾
陋之陰搖金勁之節意參太古聲沉寥泐耳目爲之
開滌神憤以之怡悅抑其地位清邃棟宇高崇來子
猷之儔吟嘯於其下仲宣之輩息宴於其中七賢同
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况兄弟友于子姓肅雍敦天
秩之倫襲君子之風豈徒慕鳴嶰谷之鳳化葛坡之
龍考哉至於卑蒲柳之弱鄙桃李之色觀此君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將以是遠邪佞而親賢哲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

爲龍孔目駿賦

楊溥

有竹猗猗維茂如簣君子樂之載歌淇澳有竹漪漪
中通外直君子樂之四時一色猗猗者竹挺挺其標
不以春妍不以寒凋美矣君子翰林之英來遊來歌
治世音聲猗歟治世千載重熙樂協簫韶鳳凰來儀

畢侯開荒圖說

鄭邦德
邑人

萬載窮鄉也田多亢曠而租入有限地且僻陬而穀
又難通以故輸納不前逋負且多况與異境相連貽
累荒賊種種難舉如西鄉洞嶺連接湖廣瀏陽之東
鄉大圍山烏虎洞黃石洞盜巢也其田瀏陽之人越

境而占萬載之糧苟自而輸此一種民之大患存也
再風嶺山書堂白水離縣遙遠田率荒蕪民皆逃竄
則田之荒者愈荒糧之欠者常欠又奇圃竹渡橋墩
高城豪田皆亢暘無水之區雖有事於耕耘而不能
享夫粒食閱觀數處自昔爲患使無道以處之竟不
知後之狀何如斯土斯民曷由而濟乎我侯勞心焦
思事爲之所曲爲之謀或捐俸以給牛種或貸錢以
立筒車或授之役差以爲抵消流移者招撫之失所
者奠居之民樂桑麻之境回還買犢之風桔槔有聲
焚祝無已立一時之規遺萬世之利卽唐之張全義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一

以闢關中之蕪地者同軌轍也宜圖寫各處地土之
受益以昭示不朽云

行樂圖像說

嚴堯日 分宜人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宋魏野處士孫謝微拜詩
也官虞宋先生以五雲司訓耀諭融州諸儒生感其
德化繪圖旌行先生乃舉二語爲目置二童奴左右
活火寒流各供清事命予小子紀其行樂予曰先生
高矣處士之致則尤未也處士同時种明逸學道華
山以樵夫裝拜希夷先生階下先生翼翼起日子其
樵夫遭逢明主功名事業可二十年已果應名官諫

議大夫天子至攜手登閣旌先生行者應作釋樵攜
手圖附洗墨烹茶爲宦邛清課可耳余小子欲易置
增釋而工畫者不在側聊識其意如此云

鍾侯生祠瑞泉跋

鄭邦德 邑人

瑞泉者今叅司鍾贊字公遺生祠有也邑人士以爲
奇觀瑞之因作詩歌暢吟其趣合鑷諸木有若干卷
薦紳耆英命余小子邦德序之末簡余曰泉忽池諸
階其流無方而其來誠不知自何所也顧泉自有靈
哉諸君雜味之得其似而或不究底蘊舉空洞之玄
而一措口吻無亦爲泉所妒云時有客在旁曰泉在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二

祠而出則泉之好大夫也篤人以大夫之故而及之
泉則人之好泉也篤一交好也而百年美跡斯存灌
花浸雲後之篇什卽泉之靈亦自賞也余曰此不揣
其本而自末談爾昔韓三齊信有事趙觀鹿跑而泉
出耿將軍恭禦匈奴禱拜而泉斯應是泉也顧不因
之人歟大夫在邑樹惠政擢去人不能爲大夫畱也
去之後而祠立祠之後而泉應嘗觀千家聯轡轡掘
之而且無及一旦稿壤貽而潤澤信有大夫而後有
泉也胡獨斯地而然也卽大夫遠聆之亦不免自駭
也余舊家南城裏一踐闕而躡其所與會章縫嘉吾

聳得遊斯地因歎大夫東西南北人不及一日之然
奚必大夫目之風雲騰躍且自高遠也桑乾渡水豈
少忘并州者身雖不在而心神或寓回視鵝嶺虹溪
之區軫思吾人豈獨人知之山川亦自有知者于何
驗之泉之勃勃今無已也或泉亦大夫之所遺也草
樹豈茂峯巒生色人民快樂以是日瑞泉云

環堵子畫像自題

宋九像

兢兢乎大德之閑經經乎信果之必路溫潤筆婁
憲室元亮消憂林逋縱筆可以臨荷財可以當橫此
可以盟幽局可以暴皎日可處乎穠華妖冶之氛可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三

堪乎震撼號呶之號皆吾力所未優每願學而請質
適軸餘閒瘠瘠罔恤容之癯似爲勤民稽古之勞神
之間似得寧心忍性之逸南陔白華朝昏天只疎鬢
衰顏依依齋粟希量墨胎敢違乎人道之毅率孔子
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從吾所好混濁見清豈
異人其微匹尚當末路翻然從義飭非臺臺焉師睿
聖公耄年之抑抑

瞻思堂解

葉璽

石堂龍子善一日持瞻思堂冊事狀以請云以仁少
失母壯失父次第空歸結廬于墓時邑侯義城劉公

清江張公暨庠師鄉英咸袞之詞扁其堂矣世人羣
而議之余因其請愧弗能寫其心姑爲之解人之議
者曰而過爾矯情爾近名爾且飭於昭肆於冥耳夫
割股廬墓賢者過之然吾觀世之峩冠而方屨誦詩
書而師周孔者或於其親不能無違言臨喪無戚容
既葬而置之若棄無復徘徊瞻戀之意此孰與子善
之過乎曰矯則矯耳獨不云習與性成乎矯而至於
父母之喪悲號歲月如一試設身孺慕不已難乎若
曰好名也非有意爲善乎古之君子篤實而參名今
之君子徇名以就實實至而名從之正惟恐其不好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禮著

十四

名亦何惡於名也而至於匿瑕飾瑜之說益剋核之
論矣夫子善之爲是舉也非人強而迫之非法制而
繩之胡不可徇俗而必爲此者非真心自不容已乎
充此慕終身焉可矣議者又曰孝必有徵古之人若
王中楊皞華秋輩皆因廬墓孝動天地感物類龍子
之孝天亦何靳而不徵之以祥乎噫孝者天之命人
之心也君子盡人之心以立天之命固不以祥不祥
爲加損也古云和氣致祥離則不祥莫大焉吾以人
子順親得親苟其心一毫未協皆君子所憂爲不祥
者舜底豫而武周無憂乎文考非家之祥乎乃曾子

勿費啓手足而呼小子是又不以死爲不祥而以全
父母之遺體與無憾於分義之爲祥也子善丘園自
珍顯揚未遂一出言舉足兢兢焉存淵冰之恐以無
貽憂先人明發式穀繩繩振振休徵孰與鳩兔甘露
親容所自致區區物論固木秀之風行高之疑惡足
爲子善重輕哉嗟嗟世人盡子善子善不足稱子善
不多有而不子善者可愧可赧而何暇置喙也子善
勉之

賀關壯繆侯表

葉世美

天挺人豪仲夏誕逢嶽降民欽 神福旭辰拜祝嵩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五

呼武安勛爛乎當時靈爽烈揚于曠代香焚萬姓頽
稽九州惟 神文武兼資義勇獨奮馥膏左史經畧
孫吳麾蓋先登熊虎奪五關之帥單刀直入梟雄邁
諸將之倫功蕩荆襄威昭華夏君猶是漢孤忠耿耿
鼎三分日卽忠心大節明明燭五夜却婚之壯心卓
矣辭金之義槩偉然愧服老瞞雅器諸葛蓋聰明正
直全浩氣植完節生平冥冥昭昭維保障奠安廟護
國祠庇民迄今英英赫赫顯茲康寰寓豈直神解梁
其寤寐英風有懷慷慨證鄉雅操肯效幽潛素修微
遠之規獨切斗山之仰虹流會值燕賀旅登紫氣遙

瞻盟手旃檀爐焚丹誠敬禱齊心弁冕駿奔伏願神
工震耀玄化昭垂怒赫九天妖氛將風塵電掃慈宣
萬彙祉祥集壽域雲開誰不皈依敢忘頂踵某無任
舞躍祈祝之至

高岡雅詠引

范以淑

宜陽鳳池劉君以名家子聯姻王室秩跡下大夫歲
食縣官租稅稱驥貴矣而爲人溫然如玉惻惻如儒
生雅有聲俊傑間方三十壯耳而諸文人客卿各爲
賦詩慶之既而出以示余請數語弁端夫劉君者不
以翠釜具列娛其口不以輕縑文繡華其躬不以螭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六

首蛾眉悅其目不以過雲落塵逸其耳不以怒馬離
輪適其手足襟度迥出常人而惓惓於聲詩之是求
其六中之鳳乎語有之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
矣于彼朝陽今劉君際聖天子龍飛之運從容來儀
視枳棘之栖奚翅千里較秦臺當復勝之而諸君子
之作皆離離大雅鼓宮鼓商靡不叶應即嶧陽之桐
合不是過也余乃艷羨之而以高岡雅詠名焉第余
乃以春蚓秋蛩之鳴先之能不驂面因附諸君子質
於劉君以爲然否

茅窠微聲引

龍愚卿 邑人

予爲兒時見羣稚輩戲逐相競掄選茅管之巨者截其兩端長僅五六寸許劊劊中實脩其膚之完而空竅者以吹之吮然有聲鏗烈悲壯卽朗暢明辨仍能宛轉抑揚高卑亮節與篳篥相似不能附響於樂府也及予有識頗知向方尋繹章句餘暇博採古雅三百篇無論已求其所謂漢魏晉宋間之乘宗旣又究其盛唐正始中晚之法律穎悟未透識趣未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靈龜出水無踪可追於是研精乎志草慮維風搜玄剔遐而根極理要刻若煅煉而尚齊桀燮或因事寓物或感愴懷思凡一切發揚蹈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十七

厲諷誦比賦感欲其體備文質情兼雅怨然而明暗異姿靜躁殊形賢愚有常類拙訥相倚薄以故格體卑俗氣調促迫竟未能脫越舒徐卒迺翳類蒙昧短忌膠固雖學步藻林苦覺邯鄲之刺謬效擗藝圃徒窺西子之精神大都興象泯迹風骨詮落嫩惡弗督勸懲曷由而昭昭耶是以未敢擬古作者姑爲一家言喋帙成叶揮毫積韻殆猶茅竅之聲弄戲於少小爾也因特彙括取譬以茅竅微聲名篇豈曰詩云乎哉嗟夫俯仰物情流連景耀頻觀法於大雅未半解於小乘登高日界行遠厭邇信乎作者之難也予不

才攻玉於山石速戾於鼠璞不愧謗陋狂僭益甚庶
幾大雅君子萬一矜吾志焉可也是爲引

空谷蛙鳴集小引

譚廷觀邑人

蛙水族之微也其鳴必有候候至則不得不鳴候去
則不得不止其鳴其止不得以自由亦不自知其故
也僕隱居西峯山庄前有小溪有小池且多草樹人
跡稀到如空谷然每夏秋間風靜月明蛙聲自夜徹
曉田夫晝作勞苦就枕酣睡日東升方覺問其聞蛙
鳴否曰不知也僕常坐夜分方就枕聽蛙聲聒聒輒
通宵無寐初甚苦之既久習以爲常反覺警昏策憤
有啓予之益也自愧荒陋淺窄平生製作之言類蛙
之鳴不得以自由亦不自知其故遇昏睡如田夫者
必邈焉無聞如僕者或以爲苦且益其餘人聞之鮮
有不厭怒而欲逐之者故題曰空谷蛙鳴集

自撰閑公傳

喻應魁邑人

閑公者蓋深山中人也生而峻峙不羣淵虛自喜古
貌古骨非激非矯不汨汨于聲利不屑屑于異同性
孝致和履夷任簡晤昔賢於遺編邁末俗而獨選委
心元化燕處自若隨時任運返璞歸真其曠懷有曰
寸衷澹澹兩眼茫茫寄跡何所地天四方其惕潛有

日神明自炯鑒赫在茲冥心默對氣韻不孤游心上
世則曰王父生盤古雲孫是伏羲時事而今在眼前
人不知結念古人則曰望極飛千里踪遐跂遠年風
神心曲裊儀式步趨邊親賢訪稅則曰倒屣懽迎客
開尊細論文妙談未會有不覺瀟宵分攄抱吟曰仗
劍誅無義投金贈有心一天奇快事至道遇知音樂
施吟曰困指四周急囊空爲濟貧相關無痛癢麻木
不仁身日省吟曰葵開午報刻鳥集夜呼更巖績無
銓政僉影課宜驚怡情吟曰月明杯在手花媚韻諧
心兩閒閑萬象一笑足千金貞遇吟曰榻草眠溫軟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禱著 十九
羹藜嚼嫩香深山朝市遠居靜得風光養性吟曰心
安髮亦釋性靜宦皆玄靈豁三才徹超超象帝先怡
道吟曰就中得何得相見誰相識江水不斷流天光
無間色玩空吟曰體挾飛仙骨心同造物游江河軒
一疊日月弄雙毬乘運吟曰無我無天地有人有古
今器形終是盡不熄一腔心遺形吟曰天地生一我
光陰凡百年自來還自去瑞日慶雲邊歸真吟曰八
極總荒虛一機暫伸屈原初我是誰天地爲何物又
閑吟用韻云閑天閑地放閑身今古長閑暢遠神得
閑閑處人閑好不閑閑得好閑人

策筮館聽鐘鳴說

譚經濟邑人貢士

鐘之鳴必視其實之大小以爲鳴之遠近擬升之鐘崇尺之磬擊之使鳴近不過聞一室遠亦不踰百步非擊之不方也聽之不聰也其實小自竭其聲而不能加耳若萬石之鐘則不然小擊之則鳴聞數十里巽巘之山不能爲之蔽茫洋之江不能爲之限掀天撼地之風不能逆之使返蓋其實大鳴之遠自如是也豈惟鐘哉鐘以聲鳴人之鳴不止于聲也上者以道學鳴次者以功業鳴又其次者以文章詩詞鳴或鳴于當時或鳴於異代或鳴於無窮與天地相悠久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

何莫非由其實之大小爲聲之遠近哉外此或以酒鳴或以琴鳴或以刑名鳴或以術數鳴他道鳴怪僻瑣碎不足數也然則由鐘之鳴以求人之所以鳴其近其遠緣實詣何如耳顧鐘之所以能鳴遠者人知聲之出于銅不知銅不自以其聲鳴也曠歲累月以採之積之既豐則又百煨百煉去其似銅而實爲銅累者或三取其一十取其五然後冶之鎔之納之於範圍密其外洞其中又鑿之以牲而懸之於高虛而後聲出焉否則銅與瓦礫無別聲且無而安能鳴遠哉知鐘之所以鳴遠則知人之所以鳴遠有自也余

館于淨安山房盈盈一水之隔清夜聞鐘洋洋盈耳
因題其說於壁以爲有志者勗焉

袁節婦小傳

萬 恭 南昌人

袁節婦者宜陽人十七歸萬載龍應時二十三時亡
截髮斷指存其二孤合其家千指三世同居之二孤
並爲邑諸生五十六完其節以見時於大隧之中推
此志也日月爭光可也懿言貞範具觀風使者狀中
余弗識識其大者司馬氏誄之曰袁節婦美無度室
煢煢子烏烏白日照黃泉淒風吹狹路人生非金石
隙駒逝長暮泉下如有知指髮合如故來者自有天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禮著 二十一
去者自有婦峩峩障狂瀾英英美無度

龍公鐔墓銘

甘 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騫不同側
媚士髻遊鄉較卽穎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
草隸所與師友者梁公寅黃公子澄公學行之正良
有自也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蠅集惟公才識過
人曹國李公司成宋公過以國士薦知高皇帝名對
稱旨卽器重之命同貢士張宗濟等隨春坊官分班
入直講悉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陳古今孝弟忠信文
學諸史作養數載遂詔治水於泰州而水傷治視軍

於遼東川雲而軍事理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費當
興華者悉以聞高皇帝覽而奇之引對右順門嘉異
其能特授首省按察司使其屬繁劇甲天下前此以
罪去公下車振飭綱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化道不
拾遺幾致刑措正己率百司悉尚廉潔頃歲薦饑俸
贖悉捐廣濟各郡尤嘉與士大夫敦崇行誼有不軌
者白簡不避權貴以故多爲朝士所忌下遷公於蘇
之長洲令文到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臥轍遮道
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桺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思歸
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惟以清白貽世不辱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二

爲榮家府君亦喜其清潔不問家人產雅嗜山水急
爲親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薨世
子尚幼上難其傳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
恭以公對起公爲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
家事公至任輔導嗣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
兵重權克承付託時西戎寇大原公率諸軍禦之水
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一而長城時皇大孫嗣統
患宗藩強盛大常卿黃公子澄進漢削平七國之計
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方奉藩於
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兵靖

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社今北藩日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引兵至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曰借兵進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堅壁不出文皇力攻之不克竟趨金陵入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獄鐔不屈癸未歲十月九日公歿焉有收其骸骨得其衣帶中所自血書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男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公生於元朝甲辰卒於承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行生男二人叔馳叔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三十三

颿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塋於祖塋葛家窰之原將塋屬余以行狀誌銘予與公束髮結盟同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孝子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抑又何怨銘曰 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弼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臣極

摘錄前邑令韋明傑額天四議

一陳田荒之苦

看得本縣田糧自萬曆九年間丈十一二年載丈其時值巨盜李大鑿嘯聚黎源等處地方附近七八十

里庄佃俱爲撲追逃散一切庄主俱爲究窩株連迫
至盜緝民安舊佃無一復業新佃又難卒集而庄主
磨貧又不能出辦牛種以致田產日任荒蕪國初版
籍之田至今鞠爲茂草其有與巨盜相遠地方而亦
多荒蕪者又因本縣界在萬山田地如樓如梯萬曆
丙子年玄冥作祟巨浸稽天山谷之田藁莽蔽翳沙
石傾壓至萬曆己酉年懷襄之勢甚於丙子魚鱗冊
籍盡爲河伯所收夫田雖隨水去而糧則以戶存土
既不毛徵復難貸民於是故土難安他鄉可適二三
十年來逃亡相繼十室九空一望荆榛有不知係誰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四

氏之田者及至徵糧荒者稱荒不荒者亦稱荒人人
藉口莫可究詰相蒙之弊莫有甚於此者合無別爲
上中下荒糧田冊漸名開墾且寬以三年緩其租賦
其有不可以人力墾者存爲欠數項下不灑派於本
邑則人無田磽賦重之苦另存荒於本甲則邑免盈
縮不定之愆庶真正荒田有所確據而中有以熟作
荒或半荒作全荒而通同爲奸者不得藉口田荒而
恣其狡猾拖逋矣

一陳絕甲之苦

看得本縣一百零四里卽是一百零四畝國初丈量

分爲在城東西二隅在鄉懷舊鄉高載鄉進城鄉歐
桂東鄉歐桂西鄉其五鄉律乃分爲六區二十四都
都統量量統甲每首有十甲而在城則謂之坊長在
鄉則謂之里長居里之下則謂之甲首以坊統里以
里統甲大小相制居平則誹信修睦當官則勸納催
輸中有變易名宇清亂簿籍者禁則有禁制甚善也
然歷年既久權則一定不虧丁則旦夕消長且業主
遺棄妻孥人戶星散流移法不弊而時弊法弊則全
章其法時弊則但理其時今一里之中有糧多丁衆
者有寥寥二三丁者甚而有丁絕戶絕者即有丁未
盡絕所存一二子遺錢糧則無勺合者里長名籍猶
存每逢徵比之日承催無人勢必委之差役差役無
從覓戶第以一二殘疾病廢之人輪值應比肩與磨
養負名當差收豎乞兒頂差塞責致有司莫可詰問
錢糧何時得清而窮民何時脫苦乎此正所謂索驥
按圖刻舟求劍時弊而法亦宜變者也

一陳加派之苦

萬載邑居山谷旱澇不常十無一稔田磽賦重甲于
江省勒石永不加派所從來矣歲久事湮差日煩而
額日增比之他罷邑積漸至倍民有殫其力之所入

不足以供賦稅者而且困于李大變之兵火丁亡戶
絕有田無人而且困于丙子己酉之洪水沙塞石陷
有糧無田如書堂白水鐵山界瀏陽界黎源等處百
里人煙鞠爲茂草糧額虛懸里甲空設於是逋負歲
積官罹重罰民苦流移自萬曆四十七年以前已爲
撫按兩臺所軫恤題准上疲七分免糶矣不謂近年
以來一任其加莫顧其後重益加重苦益加苦而民
之棄田不業逃亡轉徙者日甚一日至動色相戒率
謂有田不如無田甚有送人承糧而不得者卽有田
名佃土著人稀皆藉高新楚瀏外人春利牛種秋收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六
飽颺租入未半入口爲艱救死不贍奚問追呼是本
因瘠生惰因惰轉貧亦復因貧轉偷轉頑所以規避
錢糧每當比較通圖有欠至數百兩者通甲有欠至
數十兩者勸諭之而不得告誡之而不得朴責懲戒
之而不得問其田則曰已荒也問其人則曰已絕也
已逃也糧多掛欠者則曰我已完三分也五分也糧
少全逋者則曰我從來不完也誅之不可勝誅遂使
慈吏無所行其勸相嚴吏無所用其鞭笞民實窮于
力之無可奈何官亦窮于法之無可奈何不得不降
之又降直以官爲殉其真能化瘠土而沃壤乎其真

能起不毛而樹藝乎其真能呼哀鴻而還隼乎其真能以紙上之糧盡爲膏腴之賦乎其真能皮焦骨竭之百姓變爲樂輸好義之百姓乎總之糧逋由田荒田荒由民逃民逃由賦重常賦既已難供又安能受額外之加哉然則與爲空名之徵派寧爲實惠之蠲除庶官無掣肘民有甦息常賦亦或可多完未必非公私兩全之術也

一陳賦重之苦

看得本縣山多阪少土瘠毛微百姓至貧甲於江右蓋以高山爲田與它邑平洋者異田廬山巔如屋之

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七

樓如登高之梯際晴易涸過雨易潰與它邑陂塘蓄洩者異最下者多居坑坑四山覆歷陽照不長陰多冷風與它邑暄霽照被者異陞斜坎峭層纍而上力作艱難與它邑片段易耕者異產穀多鎗米無什三與它邑斗穀半米者異本縣佃民多係撫瑞等府寧州上高新昌等州縣雜以閩楚易來易去牛租兩無所恃與它邑土著自耕者異佃民孤處窮谷形影相弔賊至無援水旱饑荒牛種盡於剽掠致多棄佃遠徙與它邑井煙稠密出入相友守學相助而田不拋荒者異一衣帶水僅通瑞河秋成糶賣稻穀適當水

澗又阻於上高高安浮橋以時啓閉舟楫爲難商賈罕至與它邑河大水深市艘市舶鱗集相望者異本縣之糧國初以三鄉斗卽九升變爲三官斗折半成賦計田六畝科米一石與它邑二三百畝五六十畝少亦二三十畝科米一石者異卽如袁州一府其賦重則三縣與萬載同而歷數前款其民疲則萬載更與三縣異迄今本縣各鄉之田如白水書堂潭埠鐵山界瀏陽界首等田有送人認糧而不肯受者以此思田田可知己以此思糧糧何得不欠乎嘉靖年間耆民高儼等詣闕奏開袁州科派獨重率首末不加萬載縣志

卷之十六 雜著

二十八

派雖經勒石儀門無奈事遠年湮未幾而星子峽江等縣沙塞之田糧派入萬載夫它縣沙塞以萬載爲任苦之區萬載沙塞將安歸乎

按舊志刻于崇禎丙子距前萬曆年間李大鑿寇亂後五十餘年承平已久人民當復生聚田地當復開墾而身令者有是四苦之陳自此丙子後則時將鼎革變亂繁興丁丑寇竊竄越兩月而始安壬午寨賊焚劫至甲申而始平乙酉孽龍四出各山崩而地陷丙戌夏秋連旱丁亥餓死枕藉兩年間 帝兵駐萬取楚不下萬餘戊子又有金玉

之叛弁假義之亡命以至每年非苦旱卽苦水甚
有一年而水旱迭見者迨甲寅春則棚逆聞風竊
發男婦被擄被殺十戶不止九絕田地生荆長棘
十畝不止九荒廬舍拆毀焚燒十室不止九墟以
致追徵徒急輸納不前其苦視昔奚啻數倍使韋
令在今又不知何如顓陳也余嘗謂爲令于萬難
爲令于此時之萬更難爲民于萬苦爲民于此時
之萬更苦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